

株企故事

我经历的那场国际标准认证

邓志敏

1996年11月15日,公司在钻石娱乐城召开隆重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注册颁证及贯标总结表彰大会,中国商检质量认证中心副主任李怀林宣读了颁证词,并向管理者周菊秋颁发了质量管理体系注册证书。这是林硬集团的一个重要时刻,从那一刻起,我们成为行业里第一个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企业。

时间过得真快,距离企业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快30年了,但每当回忆起当年的点点滴滴,我还是会感觉心中热血沸腾。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从1995年开始。当年,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一是为了贯彻国家要求,优化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坚持走质量效益型企业的发展道路;二是为了提高企业声誉,开拓国内外市场,实现与国际接轨。

但当时的贯标工作遇到了几大难题。ISO9000标准语言很难理解,质量管理体系的概念是由ISO/TC176技术委员会提出来的,之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参考美国内部管理模式制定了该系列标准,很多文字非常生涩,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其次,在推行标准过程中,我们要打破各种原有管理模式,各单位都遇到了阻力。第三,当时国内推行ISO9000系列标准的企业极少,我们没有可参考或学习的经验,株硬人只能从零开始。

尽管困难重重,但当时企业领导很有远见,大会小会强调推行ISO9000系列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要求学习标准贯彻标准从领

导开始。那时,我们制定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注册一次性考核奖惩办法,从工资总额中拿出了55万元作为质量管理体系一次性通过认证的奖励。企业还特邀了英国IQA主任审核员林毅教授授课,先后举办领导、中层干部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培训班,先后有500多人参加了学习。

企业还成立了贯标工作领导小组,总工程师顾兴担任组长,下设了6个工作小组,分别为宣传报道、教育培训、质量成本、现场整顿、资源配置体系、文件起草小组,我分配在宣传报道组。我们利用企业广播、电视台、报纸、户外广告等进行宣传。

当时,我所在的质量管理部以及隔壁的质量审核科,是贯标工作的核心部门。我们利用休息日查阅大量资料,通过各种渠道向其他行业打听,希望吸取到经验,内部则互相讨论不断理解标准,一点一滴地推进贯标工作。1995年,电脑尚未普及,我们所有的程序文件都是手写,然后再送到旁边的印刷所打印。因为文件需要不断修改,导致当时在印刷所上班的两个小姑娘向我们抱怨:“我们都要被你们弄晕了,打字都打麻木了……”

在贯标执行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各级文件、原始记录及模具的清理和规范。公司几十年来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哪些保留,哪些废止,还要新增哪些文件?贯标小组为此召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模具的规范要求要建立模具的档案,做到每套模具都要有追溯性,包括模具制作时间、试压

合格时间、编号、生产的产品产量等,这在当时是没有这些记录的,但标准有要求,我们就要做到。为此,企业发动各单位相关人员足足清理了两个多月才基本搞清楚,那时,我们也是大吃一惊,原来光异型合金厂一个单位的模具就有1万多套!我们几乎把分厂翻了个底朝天,终于为每套模具建立了档案。到最后,公司共整理工作性文件1076个,规范质量记录五大类1961种,清理模具38756套!

为保证贯标认证一次性通过,我们邀请中国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湘赣评审中心进行了一次预审。不料,预审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发现不符合项100多项,包括体系的方方面面。我们很震撼,并且深深体会到ISO9000标准有多严格,真正看到了我们与国际标准的差距。接下来的半年时间,我们按照审核组提出的要求一一整改,大到职责的调整、文件的修订,小到一个个原始记录表的编号、一个生产记录的追溯性。历经半年,一次次整改过后,我们终于迎来了正式的认证注册审核。

1996年10月18日,中国出口商品生产企业质量体系湘赣评审中心一行六人对株硬质量管理体系按ISO9001标准进行了为期三天的现场审核。在首次会议上,审核组长在讲话前,目光所到之处,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一刻的威严、庄重,会议室鸦雀无声,我更是感到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在全身弥漫开来。在这三天全程跟踪报道,和厂报记者一起不停地穿梭在各个审核小组……

三天后,在末次会议上,审核组认为,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正常和稳定,已经按照ISO9001标准全面开展了各项工作,产品的可追溯性、核心产品设计开发能力都较强,没有严重不符合项,一致同意向湘赣评审中心、中国商检质量认证中心推荐注册!当这一决定宣读完毕,会议室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当年我还年轻,刚刚走上管理岗位。后来这些年,我们株洲人都知道,株硬集团管理水平一步步提升,产品不断出海,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沿。

真情

那台纺车

尹运中

随着现代工业技术的日益发达,纺织这一古老的民间工艺逐渐没落。

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农村大多数家庭都有一台纺车。那时农村妇女除了下地干活、下厨做饭、喂猪、带孩子、做针线活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便是纺线。

外婆是纺线能手。她纺线的技术高超,所纺出的线又细又匀称,且有韧性。而那台纺车是她出嫁时唯一的陪嫁品。那纺车与她戚戚与共,几乎陪伴了她一生,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刻。

那辆纺车用檀木做成,结实,但又很古旧。外婆说,那是她娘家祖传下来的。

外婆母亲是一个本分的农村女人,共生育三个儿女,但她寿命不长,外婆七岁时,她便离开了人世。

屋漏偏逢连夜雨。外婆的母亲去世不到两个月,她的父亲也暴病而亡。外婆只能跟着才十多岁的哥哥和十岁出头的姐姐过日子。

那时,外婆的嫂子十分同情他们三兄妹,逢年过节总将三兄妹叫去和他们一家团聚。外婆十来岁时,嫂子便教她纺线。每当夜深人静时,小年轮的纺车便在母亲居住的那间小破屋内,一边用母亲留下来的纺车纺线,一边流着思念的眼泪。

十二岁那年,外婆经人介绍给外公做童养媳。她出嫁那天,由嫂子做主,将外婆母亲曾用过的那辆檀木纺车带过来作陪嫁品。

外婆嫁人后,便承担起了给一家人洗衣做饭的重担。她的婆婆待人刻薄。外婆白天劳累了一整天,到了晚上还要纺线。外婆虽然天天辛苦干活,但婆婆却从不让她吃饱饭。

1944年,日本人侵占攸县,攸县百姓陷入苦难深渊。外公被国民党抓去遭遇劫难而亡,后来外婆的公婆、幼子也接连去世。那一年,我家先后失去四条鲜活生命。但外婆并没被击倒,她擦干泪,牵着我母亲和大姨的手,加入逃难的队伍中。

大姨不久后逃往江西,我才五岁的母亲成了唯一和外婆相伴的人。外婆在带着我母亲逃难时,什么也没带上。只是将那架纺车背在身上,一拐一踉地跟在难民队伍后面逃到了数里路之外的山里过日子。

新中国成立了,外婆的日子才好过些。

1958年,社里组织开展劳动大竞赛。外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还经常参加社里组织的纺线比赛,纺出的线被评为优等,参加了社里组织的手工业产品展览大会,外婆的那辆纺车也被评为功勋纺车。披红戴花,成为优秀纺线手的外婆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劳动妇女的光荣。

我小时候,国家的纺织工业尚欠发达,人们的衣着水平普遍不高。因而那时的人们穿补丁衣服是司空见惯的事。我家由于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比较艰辛,但外婆却从没让我穿过一件补丁衣服。街头商店里的布料买不起,外婆便辛苦纺线,用自家生产的粗棉布给一家人缝衣服穿。逢年过节,家里哪怕再穷,外婆也要用自己织的土棉布给我缝上一身崭新的衣服。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我家日子过得最为艰难的时候,母亲因嫌弃家里穷弃我们而去。当时我还在上学,外婆却因风湿病严重不能下地干活了,于是家里极度缺乏劳动力。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外婆只好通过搞些副业来挣钱养家。白天上山挖草药卖钱,晚上则通宵达旦为邻里纺线换钱。

那时,市场上还没有出现的的确良与的确卡等化工面料,农民平日所穿的衣服主要用家织棉布缝制而成。

几乎每个生产小队都种植棉花,到了秋后将棉花采收入库后再分给各家各户用于纺线。许多人家的女人由于劳动辛苦而没时间和精力纺线,便将队上所分的棉花拿来让外婆帮着纺。这样,外婆便可通过纺线的手艺挣钱养家和供我上学了。

外婆纺线十分辛苦。夏夜蚊虫成群,酷热难熬,她老人家却屈身在狭窄的房间里纺线至夜深;冬夜朔风阵阵,寒气透骨,她则穿着单薄的衣服纺线至深更。她将那辆纺车安放在床前,累了便上床睡觉,醒了便披衣下床纺棉花。

每天晚上,一盏搁在床前的煤油灯闪着黄色火苗,发出微弱的光芒,外婆则躬着有些佝偻的身子,用不停地摇动着那辆沉重的纺车,让它转动着锭子,为一家编织着生活的梦想。

纺车嗡嗡,发出啾啾的声音,如唱着一首古老而沉闷的歌,带着绵绵忧伤,诉说着人世生活的艰难与外婆人生的艰辛。外婆为了赶着让我们在新年穿上一身新衣,忘记了入睡,仍在不倦地纺啊纺,直至东方黎明。那盏彻夜未灭的灯光将她佝偻而疲倦的身影投放在半透明的窗纸上,镌刻在我内心深处,永远难以忘怀……

外婆一生劳累,年老时疾病缠身。1979年,她因中风口县人民医院治疗,虽保住了性命,但在左手与左脚脚因瘫痪而不再能自由活动。从此,她再也无法转动纺车纺线布给家人做衣服穿了。

第二年中秋节的中午,外婆也许有预感似的,刚吃完中饭,她便一改之前饭后上床午休的习惯,扶着凳子强撑着身子艰难地挪到那台差不多与她伴随了一生的古旧纺车前,然后咕嘟了几句,便一头栽下,永远闭上了眼睛。也许,她不想离开它……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穿衣再也不需要自己纺线织布了,外婆的那台古旧纺车也和她们那代人一样,全都成了过去式,被搁在了时光的冰河上,只是外婆那代人吃苦耐劳、奋斗不止的精神我们不该忘记啊!

记事本

时光里的音像店

朱洁

在那个属于随身听的时代,磁带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售卖磁带和光碟的音像店自然也是。

高中生活紧张,周末也是短暂的。但每周一次搭公交车回家,我都会在公交站和我家途中的那家音像店停留。

青春的少年,喜欢那里的氛围。音像店的大门口挂满了时下最流行歌手专辑的宣传广告画,那些图对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我们觉得他们好看又高级,这周挂着王菲、许美静,下周挂着张信哲、范晓萱……而那些广告画一起扑面而来的还有时下最流行的旋律,只要走进那家店,我便自然地跟着那些旋律哼起来,然后全身放松。毕竟,一周的高中学业实在太辛苦太枯燥。

但我只是进来转转,很少自己掏钱买。那时,每本正版磁带售价不便宜,大约在10元到12元之间,而我的几个好朋友,每周都会带着他们喜欢的磁带来学校,我便常问他们借来听。此外,堂哥那会儿住在我家,是名副其实的音乐发烧友,有收集磁带和光碟的嗜好。我每周回家,他都会给我推荐他近期听到的新歌,而他和那一堆磁带和光碟,也自然随我“处置”。所以,我又何必破费呢?

不过真正的歌迷不会像我这样。好像同学说,她是张信哲的铁杆歌迷,张信哲

的每张专辑,她都收藏了。在同学中,她既是张信哲歌曲的演唱者,也是张信哲歌曲的推广者,她清楚张信哲出道以后换了几家音乐公司,甚至是不同专辑不同的制作人,等等。在她眼里,磁带只有自己买了才算拥有,那种快乐才踏实。我倒乐得自己听了听歌,总拿别人的磁带“揩油”,也这样听了不少专辑:王菲的《一人分饰两角》、张信哲的《心事》、范晓萱的《好想谈恋爱》、梁咏琪的《胆小鬼》……

我自己买磁带是大学以后的事了。那时候,堂哥不在身边,同学们也都住校,一个学期难得回家几次,也不可能带些磁带到宿舍,所以要听歌,就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了。大学城的几家音像店和老家的那家店没大不同,但因为四周多是学生,这种店子一天到晚都很热闹,几乎每一个经过它的同学,都会进去转转。当然,买的人也不少,毕竟,离家远行的大学生拥有更加自主的消费权。

不过同学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好比不买同一张专辑,你买了这张,我就买那张,这样,大家便可以交换着听,有点花一份银子,办几件事的意思。但若是遇到大家都喜欢的歌手,也会打破这种默契,就像王菲、周杰伦、莫文蔚、林忆莲、张惠妹……他们的专辑都很抢手,同一张专辑,你买我也买的情况多得。

后来,网络席卷之下,随身听逐渐被MP3、MP4取代,再过几年,手机也成了播放器,磁带、光碟、音像店便慢慢消失在时光里。不久前的某一天,我用手机打开某个音乐平台,点击张信哲的《心事》专辑,随着那些熟悉的旋律飘进耳朵,我仿佛看到好多旧人和旧事。

我将这个专辑的链接发给她,她回复我:音乐从来没有亏待过80后……那些老歌、那些磁带和那些曾经时髦的音像店,也随着张信哲的歌,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



桃源洞的白鹇谷(上)

阳敏

炎陵县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一处名为白鹇谷的秘境,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一块翡翠,以其独有的清幽和那些珍稀的白鹇,吸引着世人的目光。白鹇,这些山林中的精灵,它们轻盈的身姿在林间悠然自得,时而翩翩起舞于蓝天之下,时而闲庭信步于绿荫之间,为这片山谷带来了无尽的生机与灵动。

走进白鹇谷,就像步入了一个悠远的梦境。溪水潺潺,清澈见底,仿佛是一条流动的液体水晶,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溪中的卵石、细沙、水草,都清晰可见,它们静静地躺在溪底,像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一幅画。偶尔,一块巨石横卧在溪流之中,溪水巧妙地绕过它,仿佛是大自然在展示它的力量与智慧,创造出了潭瀑相连的绝美景色。

沿着溪水逆流而上,耳畔的水流声愈发响亮,宛如一曲自然的交响乐,奏响了溪水的欢歌。溪水在岩石间跳跃,活泼地舞动,仿佛在轻声细语,讲述它从遥远山涧而来的旅程。忽然,一道如白练般的瀑布映入眼帘,它从溪谷深处的岩石缝隙中喷涌而出,带着不可遏制的力量和生机。这瀑布宛若一位仙女轻挥衣袖,将洁白的裙裾随意铺展在岩石之上。那裙裾在岩石的斜面上缓缓流淌,如孔雀开屏,展示着它的华丽与优雅。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水面上,使得那白色的水花更加耀眼夺目,仿佛是阳光与水花的一场轻歌曼舞。

水流在岩石上铺展后,汇聚成一个宁静的水潭。水潭的颜色由深至浅,从深绿到透明,再到浅白,宛如一幅渐变的水墨画。潭底的灰白色细沙清晰可见,随着水流的波动,轻轻摇曳,如同潭水深处的秘密在低语。水潭左侧,一尊巨石上,古树俯倚其上,它那苍劲的枝干和繁茂的绿叶,似乎在默默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古树的枝叶横伸,覆盖在水潭之上,为瀑布增添了一抹青翠,也像是为这自然奇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古树与瀑布的结合,仿佛是一对情侣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静静地相依,共同经历着岁月的洗礼,却又永远保持着那份纯真与美好。这便是“情侣瀑”,一个充满诗意与浪漫的地方,让人流连忘返,心旷神怡。



图片由作者提供